



VAR为何又站上风口浪尖？



粤BA半决赛次回合落幕 深圳队、东莞队 会师决赛

羊城晚报记者 文聪 李晓旭

7月8日晚,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(粤BA)半决赛次回合战火重燃。深圳队坐镇龙华文体中心以80:77险胜广州队,东莞队则在东莞市篮球中心以99:82大胜中山队。两地主队均以2:0的总比分横扫对手,成功会师总决赛。

深圳队与广州队一役,客场作战的广州队率先进入状态,开局打出4:0。深圳队明显“慢热”,仅由宋中华艰难拿下2分。随后蓝江一人连得5分吹响反击号角,张鸣钊外线三分命中帮助球队以10:9首次反超。首节战罢,深圳队以24:14领先。

次节深圳队再次陷入“打铁”怪圈,广州队抓住机会连追9分。关键时刻,深圳队胡浩阳以一记双手扣篮稳定军心。上半场结束,深圳队仍以41:37领先4分。

易边再战,广州队胡国现表现抢眼,率队追至43平。双方陷入拉锯,先后战成45平、47平。末节决战,广州队一度将比分追至65:64。关键时刻陈思宇连得4分并助攻队友,帮助深圳队75:71稳住阵脚。最后一分钟深圳队完成致命抢断,陈思宇两罚全中锁定胜局。最终深圳队80:77险胜,总比分2:0晋级。

东莞队与中山队一战,中山队反客为主,开场不到三分钟便打出11:0的攻击波。东莞队暂停后加强防守,逐渐掌握节奏,半场结束以46:44反超。下半场东莞队找到三分手感,持续加大防守强度,将分差拉开至两位数。终场哨响,东莞队99:82大胜中山队,同样以2:0的大比分挺进总决赛。



VAR监视器 新华社发

双方的情况对换,VAR依然会不介入吗?这是完全合理的怀疑。几天前的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对决中,后者被判了一个点球,还因为球员的头发丝蹭到皮球导致越位,绝平球被取消。莫德里奇赛后公开炮轰VAR体系不公:“那个点球,如果是反过来,VAR永远不会介入。它在某些方面有用,但它在被错误地或有选择性地使用。”

阿根廷队和埃及队的比赛,还有其他争议,但多是因为信息混淆,不做赘述。比如,埃及的“五黄一红”和阿根廷没吃牌对比,乍看加深了裁判袒阿根廷的印象,但实际上双方犯规次数11比13,都没有吃牌,埃及队吃到的牌都是因为终场前对裁判的抗议被罚(除了一次战术犯规),红牌则是给了场外的助教。此外,阿根廷队有一些应该吃牌的犯规动作被裁判放过,但埃及队同样有不少吃牌动作逃脱了处罚,两者在数量上并没有过于悬殊的反差。裁判在判罚尺度上也许的确略有偏向,但并没有到会引发如此轩然大波的程度。

尽管如此,我依然完全理解很多人的“不理解”。他们不只是出于对弱队

的同情、对埃及队表现的敬佩,而是国际足联奉行的这套执法系统,确实大有值得商榷之处——

合规不等于合理,精准不等于公平。VAR可以修正肉眼的主观误判,捕捉毫米级的越位、清晰的犯规动作,却无法统一人的主观尺度,无法填补制度透明性的缺失,更无法消解球迷朴素的公平感知落差。一套旨在消除误判、统一公平的体系,反而可能制造新的赛场争议甚至新的不公平。

不光是对中小球队如此,对阿根廷队这样的强队,同样如此。看起来蓝白军团从中获益的可能性更大,但本场比赛,一场原本堪称经典的让二追三大逆转,赛后却被争议淹没。

同样地,这套系统看似在给主裁判“减负”,但最后,首当其冲承受压力、承担责任的,依然是主裁判。勒泰西耶已经连夜注销了自己的社交账号,接下来,他还要因为埃及队的申诉而被审查。

所有“技术”馈赠的礼物,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

羊城晚报记者 赵亮晨

一场跌宕起伏的超级逆转,引发的却是超级争议。

阿根廷队3比2绝杀埃及队的美加墨世界杯1/8决赛,本应成为一场经典逆转,却因两次关键判罚引发巨大争议。终场前,萨拉赫禁区倒地后,阿根廷队发动反击完成绝杀;而比赛中段,埃及队一粒进球却因VAR回溯认定此前存在犯规而被取消。对此,埃及足协已正式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,要求调查主裁判勒泰西耶。

都是抢断后发动反击,都是围绕抢断过程中是否犯规产生争议,一个进球被取消,一个进球判有效。

这样的直观对比,确实不免让埃及队和很多观众产生质疑,甚至提出抗议。

那么,阿根廷队最后的进球有问题吗?埃及队被取消的进球冤不冤?裁判究竟有没有“双标”?

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,尤其是当三个问题被混杂在一起时。

两个进球,两种命运

先来看埃及队被取消的进球。

第58分钟,埃及队中场球员阿提亚在阿根廷队底线附近与阿根廷后卫利桑德罗·马丁内斯拼抢时获得球权,随后埃及队通过一连串流畅传导配合攻破阿根廷队球门。

进球后,VAR介入检查,经过回放确认,阿提亚在争抢过程中存在踩踏对方脚面的犯规动作。由于埃及队随后的一系列进攻直接建立在这次争抢获利基础上,主裁判最终判定进球无效。

从规则角度看,这个判罚并没有太大争议。

一方面,阿提亚的抢断过程中确实存在犯规嫌疑,并因此获得球权;另一方面,该犯规发生在同一次进攻过程中,并最终转化为进球,因此属于VAR可以介入审查的范围。

这个进球取消,其实并没有引发太多争议。

但当比赛最后时刻,另一个类似的进球出现,却没有被取消,争议也随之而来。

比赛伤停补时阶段,埃及队前锋萨拉赫持球突入禁区,在与阿根廷球员阿尔瓦雷斯身体对抗后倒地,主裁判没有作出判罚。随后阿根廷队发动反击,并由恩佐·费尔南德斯头球完成绝杀。

普通观众的质疑逻辑非常直观:既然一次发生在禁区外附近,看起来并不严重的身体接触,都可以被VAR追溯并取消进球,那么决定比赛胜负的禁区内对抗,是否也应该得到同等级别的复核?这个质疑,合情合理。但从规则判断来看,阿根廷队的进球也确实有成立依据。

慢动作显示,阿尔瓦雷斯首先碰到了皮球,完成断球。随后萨拉赫踩到了阿尔瓦雷斯完成防守动作后抬起的脚,并因此倒地。

阿尔瓦雷斯没有明显主动勾绊、拉扯、阻挡等犯规动作,皮球也已经不在两人争抢范围内。因此,这并不符合点球判罚标准,阿根廷队后续的进球也无需取消。

不少人质疑,为什么萨拉赫倒地时,或者阿根廷队绝杀后,没有VAR介入?

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,需要先了解VAR的运行机制。

视频助理裁判全程观看比赛,对于主裁判可能遗漏的关键事件,VAR会进行检查。如果认为存在“明显且清晰的错误”,才会建议主裁判观看回放并重新判断。

同时,基于鼓励进攻原则,当疑似犯规发生后,如果进攻方仍保持进攻机会,裁判通常会等待进攻结束后再进行判断,而不会立即中断比赛。

VAR介入埃及队进球,是因为视频助理裁判此前存在明确犯规,并提示主裁判重新检查。

而VAR没有介入阿根廷绝杀,则意味着视频助理裁判认为阿尔瓦雷斯的防守动作不足以构成犯规,因此没有向主

裁判发出复核建议。

球迷愤怒,无可厚非

埃及队进球取消对阿根廷队绝杀有效。但是,不少球迷的愤怒,同样有站得住脚的理由。

人们奇怪的是:为什么在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,一次禁区内的摔倒是不是犯规导致,都不能第一时间清楚明白地向球迷揭示?决定是否需要介入的是视频助理裁判,是VAR,这些“小黑屋”里的人和机器,现在成了决定“一个动作是不是犯规”的决定性力量——这让人直觉上就会缺乏一份信任;而反观在场上给人更直观印象的主裁判,现在却可以将审查和判断的责任轻松甩给VAR,“既然VAR没有提示,我为什么要冒风险做判断呢?”

换言之,VAR在终场前对阿根廷队的绝杀球保持沉默,不是视而不见、刻意忽视,而是在后台核查完毕、确认无干预必要。而球迷真正的不满,其实也不是“这不是一粒点球”——多数人看完回放也能认可动作不足以硬性判点——大家的核心困惑,是如此关键的决胜时刻,整套复核体系没有公开反馈,没有判定冗余,任由争议留存。这背后暴露的,是VAR体系深层的制度缺陷,是主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权责拆分形成了典型的责任真空。

虽然阿根廷队的绝杀球确实没有问题,但主裁判也实实在在地少做了一次关键的判定——哪怕判定的结果依然支持进球有效,但有没有这个判定,很重要。更讽刺的是,裁判这么做,并不违规。

技术赋能,当心“负能”

人们不满的核心,正是VAR看似公正,却难保公平。试想,如果终场前

南江,南江

□谭元亨

6月26日,赴肇庆参加一友人摄影展的路上,驱车过西江。

正值烟雨蒙蒙,天色明暗,西江水正在上涨,几分清亮,几分浑浊。车速渐慢,窗外的景色变得扑朔迷离,似云若雾,看不分明。

忽然间,司机朗声道:“看,这边,南江口!”

我一惊,侧过头去看,云雾似乎在飘散,雨幕次第拉开,一个明晰的江口展现在眼前。没错,桥的左侧不远处,是我曾多次造访却又已久违了的南江口。

烟雨锁江,却没锁得住大大小小的船舶,它们依旧扬起风帆。江声浩荡,水鸟在云中搏击,隐约传来

汽笛声……

我们从来没有失去你,南江!纵然几十年间,你已被改名为罗定江,但这江口依然叫“南江口”,江边的小镇还叫南江口镇,南江的历史记忆永远定格。

屈大均所著的《广东新语》“水语”篇中写道:西江一道吞南北,南北双江总作西。也就是说,南江、北江,都汇入了西江。在我的家乡广东顺德龙江,北面是北江,南面是西江,中间有甘竹溪相连。北江水大,水自甘竹溪南下汇入西江;西江水高,江水又通过甘竹溪反注入北江。我家就在甘竹,著名谭家菜的前身

——十三行的百鱼宴诞生于此。甘竹滩浩瀚如海,洪潮顶托,蔚为奇观。然而,我只听过东江、西江、北江,却从没听说过南江。珠江是由西江、北江、东江汇合而成的,为何独缺南江?

近30年前,我与一群人文地理专家上粤西考察,经过南江口,心想:既有南江口,那就应该有南江?可南江在哪里?原来,南江口之上被称为罗定江,几十年前的本名就是南江。

自从第一次考察之后,我和众多学者搜集了大量史料,提出了“南江文化”的概念。我和戴胜德写了近十篇学术散文,合成《南江古风》一书,展现了古祠、民居、灰塑、木雕、壁画汇聚的

南江古建筑风采,同时,呼吁恢复“南江”古名。

十几年前,一个不期而遇的考古发现,终于为南江的正名带来转机——南江流域上发现了距今60万-80万年的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”,磨刀山人或南江人可能是最早的广东人。相关部门已发布了关于征求将“罗定江”更名为“南江”意见的公告。

横锁在江水面上的烟雨,到了云开雾散的时候。

车过南江口,我在拍岸的浪声中,一次又一次听到了“南江,南江”的呼唤……

菜心,真好

□倪西渡

不讲究,但红、黄、绿搭配,看上去好看又好吃。

正当我发愣的时候,广东员工又抡起了菜心。女员工都顾不得自己的形象了,嘴里塞着,碗里又夹了半碗,生怕没得吃。我急忙抢了一根菜心放在嘴里。

“噢,味道真不错!”菜心入口清甜,细嫩爽口,汁多无渣,加上酱油的味道,好吃得难以形容。当我再想夹一根菜心时,盘子里早精光了。

饭后,一个广东员工在小院外尖叫,大家“呼啦”一下都跑出院。我以为出了什么事,出门一看,原来小院前是一片菜地,菜地里全部都是青菜。菜地边,菜农正在卖青菜。广东员工你买二十斤,我买三十斤。我也跟着买了二十斤菜心。

那次旅游,旅游大巴的行李舱放满了行李,车厢里几乎每个人抱着一捆连州菜心,就像捧着一大束玫瑰花那么开心。

在广州多年,各地菜心都尝过了,味道各有千秋。有一回到增城,有幸尝到了增城迟菜心。增城迟菜心一般比其他菜心晚收一个多月,霜打过的更甜、更糯。菜心茎秆肥厚,入口软滑,那股清甜和连州菜心不一样。如今,只要去菜市场见了菜心,我总得捎一把回来。不管是连州的还是增城的,只要是菜心我都喜欢。

据说,菜心有上百种做法。我也逐步学会了白灼、蒜蓉、蚝油香菇、腊肠等十几种做法。但最常做的还是白灼——水开,先往水里搁点猪油,再下菜心。加了猪油的开水一滚,菜心茎叶立刻变得翠绿透亮。捞起来码盘,切点红椒丝、拍点蒜子,淋上热油和酱油。简单、朴素、好吃,是菜心的本色。煮面煮河粉,我会随手煮几根绿油油、脆生生的菜心码在上面,看着那抹鲜绿,心里便觉得清新且舒爽;菜心粥我也爱煮,米粒熬开了花,菜心切成细段撒进去,清清白白一碗,朴素得让人安心。

以前在老家,总觉得大鱼大肉是好菜。可如今在广州,一盘清清爽爽的菜心,能让人吃得踏实、满足。

每回从厨房里端出那一盘碧绿的菜心,起筷前我都会忍不住在心里说一声:“菜心,真好!”



历尽沧桑知今古(国画)

□曾嵘

新诗台

田野上的风

□吴乙一

我准备好了一个黄昏:宽广的,迷幻的

我熟悉小溪的习性,它的尽头是江河一样的传说
我和那株高大的苦辣树,隔着一个蓝天

一束束熟透了的干果子
我看见一阵风
正代替我穿过稻田,代替我伸开双手

抚摸低垂的稻谷
代替我欢喜
代替我颤栗,连绵起伏
在这个黄昏,它们还将继续替我转弯

吹向旷野,吹动那些隐秘的翅膀

晨曦里的村庄

□谢枚琼

瓜、玉米、豆角、辣椒之类当季主角已经当仁不让地登场,倍受视觉和味觉青睐,正是它们迎风招摇的资本。紧挨着菜圃的,偌大一片翻耕过的稻田,贮着浅浅一层清水,水平如镜。一位花甲年纪的村民正从田里归来,他掬着一把锄头,裤脚高高挽起,古铜色的脸在晨曦里闪亮,在他走近时,我冲他问候了一声:“真早啊,下田去了吗?”他微笑着点点头,告诉我,趁天气好,今天要播种,得把田里整得熨帖。说话间,一双赤脚噔噔噔走远了。

沿着晨曦的足迹,往村巷深处袅袅走去。迎面而来一只大黑狗,它一边迈着碎步,一边东张西望,一副凛然神态,那样子,似乎在上路巡逻。看到我这个陌生人时,好像早已知道我是村里客人的身份,竟然一声不吭,摇着尾巴兀自远去了。一只披着一身金黄羽毛的大公鸡,大摇大摆地在路中央踱着方步,火红的鸡冠,随着它的步子一抖一抖的,煞是神气。后面紧跟

着一只芦花母鸡,带着几只小鸡崽,母鸡低眉顺眼的样子,嘴里咯咯地轻声呼唤着小鸡,这一大家子起了个大早,像要去赶集一般。

循着流水声来到泔水河畔,一眼看到一位老人在亲水码头上练八段锦,摆在地上的手机里正播放着口令:“……左右开弓似射箭。搭腕、开弓、并步……搭腕、开弓。”从笨拙的动作上看出,他还只是个刚入门的新手。

站在龙鳞坝上往四处瞭望,前后左右,远近高低,怎么看都像身处在一帧一帧的油画里,清澈的河水此时也成了摄影机,葳蕤的水草,葱茏的林木,绚烂的朝霞,被河水一一摄录下来。鸟的翔影打印在天空上,鸟鸣从屋脊上滑过,从树梢上滑落,在流水里飘荡。

不知不觉,太阳爬上了村子后面的山顶,青瓦白墙,鸡鸣狗吠,晨曦里的水西村神采奕奕,我遥望巍峨的旗形山,那绵延的山峰,俨然一面猎猎飘动的旗帜。